

昏暗的光线下,清晰可见的19具遗骸静静躺在泥土中,纵横交错地分布着,5具在周围分布,中间层层叠压着14具,遗骸形态扭曲,有的甚至身首异处。隐约中时光倒转70年:惨叫声,呼救声,夹杂着的还有日军的狞笑声……

这19具遗骸是去年该馆在扩建过程中新发现的,日前经考古专家和法医多次考证,鉴定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骸。

“每次遇难者遗骨的发现,都是侵华日军暴行的铁证。”朱成山表示,这是江东门纪念馆第三次发现遇难者遗骸。



遗骸发现处建起了一座主题为“集体屠杀”的展厅 快报记者 顾炜 摄

江东门纪念馆新发现 19具大屠杀遇难者遗骸

【发现】

扩建时惊现遇难者遗骸

2006年4月3日,施工单位在新馆基坑支护桩护筒埋设时,在桩位下约2~2.5米处发现遗骸,文物部门于是展开了发掘。昨天,南京市博物馆副馆长华国荣介绍:“遗骸距现今地表约0.75米,土色灰黄,土质较黏,填土中发现有螺蛳壳、贝壳等包含物,因而推断此处原来的地形应是一处较低的洼地。发现遗骨具有层层叠压、相互交错的特点,呈现出特殊的、非正常掩埋的迹象,经判断此批遗骸约19具。”

【鉴定】

这就是大屠杀遇难者遗骸

一堆白骨,怎么证明就是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骸,文物相关部门对此进行了科学的鉴定。

“发现时,遗骸分布范围40平方米左右,由于现场保护需要,我们仅对已发掘出的遗骸表面进行了遗骸形态、遗骸损失、遗骸腐败崩解的检验。中心区域,表面至少可以看见14具遗骸,周围未见棺木痕迹,分布在中心区域周围的5具则发现有简易的棺木痕迹,但这些遗骸有的颅骨破碎,有的残缺不全,部分颅腔内充满灰褐色泥土,其中,成年男性遗骸12具,其余仅可辨认为成人遗骸,未能分辨性别。编号为07NJS10的遗骸骨盆部位发现一个‘日’字形金属带扣,编号为07NJS09的遗骸右锁骨部位发现二枚锈蚀的金属纽扣,编号为07NJS01的遗骸为成年男性,其颅骨破碎,脊椎骨排列散乱,严重错位,下肢骨断端明显分离,间距达25cm,编号为07NJS03的遗骸为成年女性,编号为07NJS02的遗骸左肋骨外侧见大小3cm×0.7cm的创口。”

昨天,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副主任许象成公布了鉴定报告:

(一) 根据对现场遗骸的检验,中心区域密集分布的至少14具成人遗骸相互叠压,纵横交错,高低不一,姿态扭曲变形,分离、断裂现象明显,遗骸周围未见棺木痕迹,而其周边5具成人遗骸周围见有简易棺木痕迹,但排列方向凌乱,部分遗骸严重分离、错位,因此,可以推断该处遗骸属于非正常死亡后被非正常掩埋。

(二) 所检遗骸与1998年4月、1999年7月及以后陆续发掘的遗骸地处同一区域,腐败崩解程度相当,都出土有纽扣、铁钉等物品,因而,可以推断,该处遗骸与上述遗骸系同时期被集中掩埋。前后共花了三个月时间,经过考古、史学、法医学专家鉴定,证明这些新发现的遗骸就是当年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遗骸。

【保护】

施工时曾整体搬迁

鉴定结果出来后,这些遗骸在建设过程中怎么保护,成为焦点,最后专家提出了“原态保护”的方案:将目前发现的遗骨进行保护加固,整体移走,在别处进行防腐防霉处理,等工程完工之后再移回原位,进行陈列展出。

2006年5月28日,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受南京市文物局委托,组织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对新发掘出土的“遗骸遗址”现场进行了勘查,发现“遗骸遗址”处于一个低洼富水地带,且位于新馆的基建施工开挖范围内,急需进行保护处理。“考虑到该遗址的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,我们决定采用整体搬迁的方式,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留其整体性和真实性。”该馆研究员张金萍介绍,相关工作人员先对“遗骸遗址”进行了消毒去霉,然后在土里注入化学剂使土表层加固,接着根据遗骸的相对位置进行开挖切割土层并安装了托箱,将其分别装在六个木箱内进行吊装搬迁。“6月23日,六个木箱,我们全部将其安全搬迁放置在纪念馆西侧的指定位置,外面搭建活动房进行保护。”

记者获悉,今年11月14日,新馆的基建施工完成后,这六个木箱才回到原址,并按照考古发掘出土时的准确位置进行了复原,“一直忙到12月8日,我们还对复原后的‘遗骸遗址’进行了清洗、加固和封护保护,使其能够满足陈列展览的要求,并达到了文物保护工程中的‘不改变文物原状’的要求。”张金萍表示。

【布展】

调整设计为遗址专设展厅

据介绍,发现遗骸后,根据GPS定位系统所确定的遗骸区域和位置,指挥部按照文物管理部门和纪念馆关于遗

骸原位展出的要求,通知设计单位对新馆建筑结构进行了设计调整。昨天,朱成山也对此进行了证实,并透露展陈设计也因此重新定位,量身定做了“集体屠杀”这样一个空间展陈范围。

走下长长的楼梯,绕过新馆的祭奠堂,再往前就到了新发现的遗骸处,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,四面墙上全是平民被集体屠杀的景象,大幅的油画,大幅的照片,每张画面中尸体横陈,扎眼的是日军手上滴血的刺刀和脸上冷冷的狞笑,进门的顶上还有一个大型的液晶电视,不停地重放着当年的惨景……而厅的正中间则是一块空地与底下一层直接相连,四周用玻璃及不锈钢架撑起,趴在上面向下俯视,看到的则是交缠在一起的一堆白骨,或侧或扭或分离,中心区域的边上,还散落着5具遗骸。展厅与下面遗骸遗址采用了透明的隔离方式,边上铺的是厚厚的钢化玻璃,脚踩上去,就能看到下面黄土上堆着的累累白骨。

“这只是表层,我们没有往下再挖,底下可能还有。”说起这个遗骸遗址,朱成山用了四个字——“苍天有眼”。他说,当时建设时,因为地下开挖,为了送料方便,就在这个地方留了一个口,没想到这个口每天早晨和晚上光线在下面的投影都不一样,而照到的地方就是遗骸的地方,“后来这个口就留下来了,你看,就是头上这个窗,也许冥冥中老天就在提醒我们,这是遗骸的地方。”记者抬头往上看,果然在遗骸遗址的上方,有一个三角形的窗口。“这个设计就叫‘苍天有眼’,后面还有个展厅设计也与此类似,定名为‘一道天光’,两者都与光线有关,是设计中的一大亮点。”朱成山透露,不过至于“一道天光”具体在哪,他表示暂时保密。实习生谭明村快报记者毛丽萍



工作人员正在清理遇难者遗骸 快报记者 顾炜 摄

■链接

江东门纪念馆 三次发现遇难者遗骸

■1984年建馆之初,曾首次在现场发掘出部分遇难者遗骸,被集中陈列在现遗骨陈列室内。

■1998年~1999年,纪念馆在整理草坪时再次发现遇难者遗骸,经考古发掘,共出土表层遗骸208具,原址原貌陈列在今“万人坑”遗址内。

■2006年4月3日,新馆扩建过程中又发掘出部分遇难者遗骸,与前两次发掘的遇难者遗骸相互印证,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
■相关新闻

伪满皇宫博物院 赠送一批侵华文物

快报讯(实习生谭明村记者毛丽萍)昨天,为了支持江东门纪念馆新馆专题陈列“胜利南京1945”的布展,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派人专程前来南京,赠送8件珍贵的文物及复制品,包括“侵华日军中村仪部队‘支那事变’从军纪念枣红色漆木盘”“关东军用粗陶碗”“‘支那事变’纪念酒壶”“铜铸满洲事变纪念装甲车模型”“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和伪满洲国‘总理’郑孝胥签订的《日满议定书》”(复制品)以及复制的“伪满协定签订桌”等。

迁坟发现两颗子弹 村里老人说:我亲眼看见你爷爷被鬼子枪杀

2007年11月11日上午10点,南京铁心桥西春路的小山头上,40岁的赵静夫妇和家人准备将赵家祖坟迁至戴山公墓。令赵静没有想到的是,在爷爷坟墓中,除了一些尸骨,竟然还有两颗生锈了的子弹头;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,村里的老人看到这两颗子弹头后竟然泪眼汪汪。就是这两颗子弹头,牵出了七十年前村子里发生的一段血泪往事……



78岁的赵万清当年亲眼看见鬼子用这两颗子弹枪杀了无辜的赵正林

快报记者 决波 摄

给爷爷迁坟发现尸骨中有两颗子弹

近日,铁心桥双塘赵村面临拆迁,西春路小山头上的坟墓也将全部迁至戴山公墓。

11月11日上午,村民赵静跟着母亲沙志霞、丈夫胡秉义,以及两位村民一起来到西春路的小山上。在这里,葬着赵静的爷爷、奶奶、父亲还有姑姑。

赵静的爷爷是在1937年去世的,当时赵静的父亲刚刚两岁。整整七十年了,爷爷的坟墓前一直都没有立碑,但是每年的清明冬至,赵静总不会忘记给这位从未谋面的祖父烧些纸钱。

在爷爷的坟头上上了香后,便开始“起坟”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,爷爷的坟墓里只剩下一些零碎的尸骨。赵静的母亲沙志霞小心翼翼地吧剩下的尸骨装袋起来,却突然发现尸骨中间有一颗锈迹斑斑的子弹头。两位村民之后继续用铲锹挖土试图找寻尸骨,又发现一颗一模一样的子弹头,同样生锈了的,通体呈浅绿色。

赵静猛然想起,父亲生前曾经提过,爷爷是被日本兵用枪打死的,这会不会正是打死爷爷的两颗子弹呢?

村里老人:鬼子两枪打死了你爷爷

赵静用盒子把这两颗子弹头收了起来。前几天,碰到村子里面一群老人正在聊天,赵静提起坟里挖到子弹头的事,还把这两颗子弹头给他们看。78岁的赵万清盯着这子弹好久,“你爷爷赵正林就是被日本人打了两枪才死的。我当时就在附近。”“那时是冬天,天气非常冷。”赵万清回忆,“我当时8岁,是个刚懂事的小孩子。我比赵正林晚一辈,喊他叔叔。”

12月,日军攻入南京城,其中有一部分驻扎小行。小行附近的双塘赵村经常受到鬼子的骚扰。他们抢猪抢鸡,还烧老百姓的草房。为了让女儿免遭日军糟蹋,赵正林将两个女儿送到圩子里躲避。在回村的路上却遇到了一个日本兵。三十

多岁的赵正林对侵略者到村子里烧杀抢掠的行径十分愤恨,便对着这个日本兵做了一个端枪瞄准的姿势,日本兵一看十分恼火,骂骂咧咧地将赵正林推倒在旁边的水塘当中。

赵正林从水塘中艰难地爬上岸,日本兵打量了这位正值壮年的庄稼汉,就表示要把赵正林带走做挑担工。赵正林连忙摆手:“我家里还有老婆、儿女,我不能跟你走。”日本兵见他拒绝,凶相毕露,操起步枪就对准了赵正林,枪响了,赵正林再次跌倒在塘中,但他没有立即死去,而是伸出双臂挣扎,日本兵又残忍地补了一枪,此时赵正林无法动弹了,水塘里的水立刻被染得殷红……

正在附近玩耍的赵万清目睹了这一场景,年幼的他十分惊恐。他想喊,可是日本兵就在水塘边,他根本不敢喊出声。

“我呆呆地躲在草堆后面,眼睁睁地看着叔叔在池塘里一动不动了,池塘里的水红得让人害怕。”年迈的赵万清声音颤抖,眼角分明有泪。

待日军离开后,赵正林的叔伯兄弟把赵正林的尸体抬上岸,用薄木棺装袋起来,埋到了山头上。

赵正林是家中的顶梁柱。他死后,赵正林的妻子受不了打击,变得疯疯癫癫,过了两年也去世了。只留下三个孩子,最小的便是赵静的父亲赵万成,失去双亲时,赵万成只有四岁。

两颗子弹捐给民间抗战史料馆

听了赵万清的回忆,终于了解了爷爷的悲惨命运,那一夜赵静辗转反侧。赵静听说,安德门有一座民间抗战史料陈列馆,里面有不少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和物件。

昨天,赵静来到陈列馆找到了馆长吴先斌。“这是从我爷爷的坟墓中找到的,这是日本鬼子杀害老百姓的证据,应该给后人看看。”吴先斌表示,他将把这两颗子弹放置于陈列馆中展出,让参观者不要忘了这段血泪史。快报记者 解璐